



生活就像是一次零团费的旅程，既然注定充满陷阱，就必然在付出中学会成熟。

导游小姐



闭门才子◎著

DAOYOU XIAOJIE

她们是大众眼里的彩色谜团
她们也许美貌多才、春风得意
也许忍气吞声、艰难跋涉
她们在原则和潜规则中挣扎
在诱惑和埋伏中徘徊
她们也许事业有成，也许样样蹉跎……



广西人民出版社

小姐 导游

闭门才子◎著



DAOYOU
XIAOJIE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导游小姐 / 闭门才子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219-06453-5

I. 导… II. 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680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罗敏超
责任编辑 罗敏超
责任校对 周月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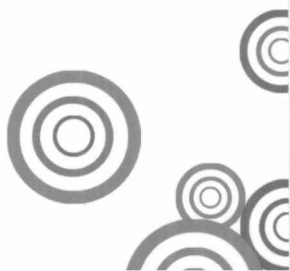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s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53-5/I·1119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闭门才子。从事旅游工作的七年经历，给了她巨大的财富与常人难以企及的生活阅历。从导游到副总经理，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得到业内人士的尊重。著有都市情感类长篇小说《围城四年》，该书为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都市类晋级作品。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游小姐的寒冬 / 3

关之悦被李局长灌了很多酒，可蔡总提上来的三瓶五粮液才消灭了一半！刚开始，关之悦心里还暗暗地觉得可惜，这酒分明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啊！那可是她一个多月的薪水啊！竟然就这么喝掉了！可惜！可是，在连喝几杯之后她就不这么想了，她真希望这酒就是白开水，她真希望能把这酒拿到洗手间倒掉。

第二章

冰火之旅 / 39

其实做导游最无辜了，谁不想把团带好啊！谁不想把客人哄开心啊！客人开心了兴许购物还会大手笔点，自己也能多挣几个钱。可导游再专业再敬业，要是在你带的团里客人天天吃不饱，他还会说你好吗？

第三章

逢场作戏还是假戏真做 / 63

骆总用怪异的眼光扫视了他们一眼，像看出了什么名堂似的就没有劝他们一起去。关之悦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看得出骆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觉得骆总和张慧之间一定会发生些什么事儿。

第四章

背水一战 / 85

蔡总没有料到星岛国旅会使出这一损招，如果继续接待意味着团款将很难追回，甚至极有可能成为影响悠游国旅今后发展的一个恶性肿瘤。

第五章

左拥右抱 / 107

谁是真心？谁是假意？谁又是最好的人？不知道。但是大家都明白，很多事情到头来，伤得最深的往往是最关心自己的人。

第六章

旅游界潜规则 / 131

联系不上对方社的计调员，张慧也没辙了，可她心里又咽不下这口气，那可是一千多元钱啊！对了，还可以向自己旅行社的计调求助啊！张慧灵机一动，她试着打了徐经理的手机。

第七章

与你相见 / 169

袖口相碰也是缘，何况曾经把手牵！如果相识只是偶尔，莫非错过才是必然？麦珂的脸就如那木错湖，那是宋小宁多年不见的纯净，不带任何企图。

第八章

无声战役 / 195

一个电话，引得宋小宁百感交集，今晚发生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她的脑海里回放，她已经厌倦了这个似是光鲜实则尔虞我诈的旅游行业，在过去的年月中那些带团的酸楚和签单的艰难，这一刻像刀子一样刺痛她的心。

第九章

生死誓言 / 215

一个个游客被搀扶着从车窗里逃了出来，当师傅清点集合在路边的游客时，惊魂未定的人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道：我们的导游还在车上！

第十章

最爱导游 / 237

“其实，我还是想回旅行社做一名导游，远方的蓝天白云和山川河流总是让人无比向往。”关之悦回过头留恋地望着机场。

楔子

对在中国从事与旅游相关工作的人来说，二〇〇三年是注定要记入史册的。二月，“非典”疫情在广东乃至全国部分省市蔓延，我国的旅游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成为服务业中的“重灾区”。旅游业基本上处于“冷冻”状态，真正恢复还有待时日。

从二〇〇三年三月开始，三阳市的旅行社大都歇业了。悠游国旅也放假了，至于具体放多长时间，社里没有明确说明，只是答应每月给员工发六百元的生活补助。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放假的第二天，宋小宁出事了……

第一章 导游小姐的寒冬

关之悦被李局长灌了很多酒，可蔡总提上来的三瓶五粮液才消灭了一半！刚开始，关之悦心里还暗暗地觉得可惜，这酒分明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啊！那可是她一个多月的薪水啊！竟然就这么喝掉了！可惜！可是，在连喝几杯之后她就不这么想了，她真希望这酒就是白开水，她真希望能把这酒拿到洗手间倒掉。





1 午夜血案

悠游国旅放假的那天晚上，宋小宁和关之悦到一位朋友家里给朋友庆贺生日，待众人散席之后已是午夜一点多。醉意朦胧的宋小宁行色匆匆地赶到男朋友周汉飞家，碰巧周汉飞不在，而宋小宁又没有他家的钥匙。

周汉飞家的地段其实算不上偏僻，就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杭州路上，但他家却在主干道旁一条三十多米深的小巷子里。头昏眼花的宋小宁站在周汉飞家楼下，昏昏然地从挎包里翻出手机，正借着昏黄的路灯光线按下周汉飞的号码时，她的背后突然蹿出了两个黑影。在宋小宁还没回过神来时，她掌心里的手机已经被人抢走，而另一人则拉住了她的挎包。

宋小宁一阵心惊，虽然酒精把神经侵蚀得有些麻木，但她还是意识到自己遇上了抢劫。宋小宁回过头，她看到了两张凶神恶煞的脸，于是本能地拉着被他们拖住的包。也许是歹徒也有些慌乱，他们费劲地和宋小宁拉扯了好几下，还是没能抢走她手中的包。

“把你的包放下！”歹徒紧绷着脸，用阴森森的口吻命令道。

“你们凭什么抢我的东西？快把手机还给我！不然我喊人了！”宋小宁用双手死命地拉住自己的包，她已经顾不上害怕了。

“快松手，要不然我杀了你！”拉着包的歹徒气得扭曲了脸，他想不到眼前这个女孩竟然毫无畏惧之心，换了别人不被吓昏也被吓得尿裤子了，这年头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会跟小偷过不去，他愤怒地冲着宋小宁低吼。

也许是酒真的能壮胆，宋小宁听后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大声地呼叫：“救命啊！抢劫啦！”

夜太深了，小巷里早已看不到一个人影，两旁静寂的居民楼也没有哪一户人家亮起灯。宋小宁的求救声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人回应，反而激得歹徒恼羞成怒。

宋小宁呼救的话音刚落，抢手机的那个歹徒马上露出凶残的目光，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伸手就朝她的腹部捅了一刀，还不解气地骂道：“我让你叫！”

血，顺着刀柄流了出来，然后滴落在地上。宋小宁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涌向全身每一个细胞，她无力地松开了那只抓着包的手，刚才还握住手机的手条件反射地捂住了不断流血的肚子，弯下腰蹲在地上。



“叫你硬！看你松不松手……”面目狰狞的歹徒一边继续恶狠狠地骂着，一边又挥起了刀，往宋小宁背上连刺了两刀。

宋小宁再也叫不出声了，她只是侧过身瞪着凶徒。另一个歹徒可能是担心会搞出人命，他拦住了还想挥刀的兄弟，两个人飞快地消失在夜的黑幕中。那个挥刀的歹徒骂骂咧咧的声音，仍然回响在宋小宁的耳边。酒真是好东西，不但可以解愁，而且还能够镇痛压惊，这个时候的宋小宁真应该感激白酒的度数，身上挨了三刀的她像棉花一样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可是她现在却丝毫不觉伤口的疼痛了。只是血还在胸前背后流个不停。

三月午夜的冷风乍起，宋小宁的脑子被冷风吹醒，她使尽全身的气力支撑起自己的手臂，然后艰难地拖着受了重伤的躯体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小巷的出口。血，透过并不厚的衣服，染湿了身体下的水泥地，她顽强地爬到了街道中央……

“我不能死……我要挺住……”趴在地上的宋小宁早已是血肉模糊，她默默地念叨着，期待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束刺目的灯光迫使挣扎于昏迷边缘的宋小宁睁开了眼睛。车停下了，车里的人也出来了，宋小宁感到有人向她走近，她才像看到了希望似的放下了心。这会儿的她，已经听不到别人的呼唤，因为她已经支撑太久了，没力气了。

那殷红的血吓坏了的士司机。的士司机慌忙弯下腰，他先是在宋小宁的身边“喂喂”地叫了几声，但宋小宁没有应答；他接着又轻轻地摇了摇宋小宁的手臂，仍是没有一点反应；最后，他把两个手指伸到宋小宁的鼻子前，感觉到还有轻微的气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宋小宁抬到出租车内，用最快的速度开车朝医院方向飞驰而去……

宋小宁就是这样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向的士司机了解了大致情况后，立即对这位姓名和身份均不详而且没有亲属陪同、没有交住院押金、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的女孩展开了救护工作。午夜的医院里，似乎没有人留意，救宋小宁的那位好心的司机把她送进急救室之后就离开了医院。

2 血迹

周汉飞是午夜两点多回家的，开着车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路面上的血迹。驾驶座的右边坐着一位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年轻女子，她的脖子上围着一一条蓝白相间的丝巾，这是三阳市移动公司的标志性格服。女子名叫林若，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她是移动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周汉飞的同事兼朋友，今天特意让周汉飞去接她。林若化着淡妆，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她不时侧过身和开着车的周汉飞说笑。

车子驶进了小巷，在自家楼下熄了火。周汉飞和林若同时下了车，林若从车内取出了一个小行李箱，在周汉飞关车门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地面，惊恐地说：“汉飞，你看这……是不是血？”

周汉飞关车门的手停了下来，他顺着林若指的方向往下看：昏黄的路灯下，斑斑的血迹依稀可辨。周汉飞快速向林若走近，之后警惕地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他弯下腰来，用手指沾了沾地面上的血迹，血还没有干！他躬着身体再次扫视周围，还是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只是在视线范围内，血迹一直在延伸。家门口还有一摊血迹！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周汉飞心里涌起，他站起身来迅速打开家门，然后提着林若的行李箱把她推了进去：“你先上楼，记着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

“你要去哪？”林若立刻紧张地问道。

“我去找一个朋友，今晚可能不回家了。”周汉飞已经心不在焉，没容林若再多问，就匆匆地关上家门。

周汉飞此刻的不祥之感来源于宋小宁，她经常和朋友玩到深夜，然后跑到他家过夜。关上家门，他第一反应就是拨打宋小宁的电话，可是对方竟然关机！周汉飞的手心顿时渗出冷汗，他惊恐：难道出事的是她？！他必须马上找到她！周汉飞再次钻进车里，他迅速地发动车子掉过车头，再慌张地把着方向盘驶出巷子。车灯撕裂了令人焦躁的夜幕，光线把前方的路照得通亮，周汉飞看到在小巷和公路的交汇处，又是一摊殷红的血迹！

十多分钟后，周汉飞来到了悠游国旅女子公寓楼下。由于旅行社放假，宿舍里显得很清静，周汉飞敲了好久门才有人开门，他顾不上深夜造访的不良影响，径直上到宋小宁的宿舍。和宋小宁同一个宿舍的张慧认识周汉飞，她快言快语地说：“宋小宁昨晚七点多就出去了，现在还没见她回来，你打她的电话呀！”

“打过了，但关机了。她今晚去了哪里，你知道吗？”周汉飞仍然不死心，他希望能从宋小宁同事的口中得知她昨晚的确切行踪。宋小宁没有带团，而且家又在千里之外，除了公寓和他家，她还能在哪过夜呢？

“她洗完澡就出去了，没说去哪里。”张慧回答。

“这样吧，宋小宁回来后，你让她打个电话给我，不管多晚都要打，我等她的电话。”周汉飞很认真地交代张慧，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好的！”张慧应答，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周汉飞大半夜的还来



找宋小宁，她心里特别羡慕宋小宁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周汉飞下了楼，正要消失在楼梯拐角的时候，张慧叫住了他：“嗨！你等一下！”周汉飞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看到张慧正在楼梯的扶手边探着头说：“宋小宁应该和关之悦在一起，你打关之悦的手机问问，你有她的手机号码吗？”

对呀！刚才怎么没想到！关之悦是宋小宁最要好的朋友，两人还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当初就是她把宋小宁介绍到悠游国旅的。不过关之悦平时并不住在悠游国旅的女子公寓，她的未婚夫孔凡就是三阳市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孔凡那边住。想到这些，周汉飞感激地对张慧说：“有，谢谢你了！”

上了车子，已是凌晨三点，但顾不了那么多了，周汉飞思索片刻还是拨了关之悦的手机。还好，关之悦没关机，只是过了好久才有模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你好！”

真不愧是悠游国旅的总经理助理，这个时候接到电话仍然中规中矩地以“你好”开头。宋小宁也是这样，深夜接到客户的电话仍然毕恭毕敬，似乎电话那头就是她的亲爹亲娘！这让周汉飞相当不满，他认为，下班之后的时间就完全属于私人时间了，有什么天大的事非得半夜打来说的？

可是现在，周汉飞真有天大的事儿，在听到关之悦的声音后，他直接进入主题：“小关，宋小宁和你在一起吗？”

“她不是去了你家吗？”关之悦反问。

“她没告诉我啊！我到机场接一位同事，两点多才到家。打她的电话关机了，到宿舍去找也不在，这个时候她会在哪儿啊？”关之悦的话让周汉飞更加恐惧，他很害怕……

“有一个朋友过生日，一点多才散的。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要到你那边去的呀！”关之悦说。

“小关，我感觉到宋小宁可能出事了。在我家的门口有一摊还没有干的血迹，血一直顺着小巷流到公路上，会不会是宋小宁……”虽然周汉飞的心里一万个不愿意把这事跟宋小宁联系起来，但他还是忍不住向关之悦说明了他此时内心深处的忧虑。

“啊！”原本还睡意蒙眬的关之悦瞬间清醒，她本能地打了个冷战，该不会是出事了吧？“现在怎么办？报警？”关之悦接着问。

周汉飞没有直接回答关之悦的问题，他觉得有些事情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小关，你……现在方便出来吗？”

这个时候，宋小宁的安全也让关之悦放心不下。她觉得不管宋小宁过得好与



坏，都与她有着间接的联系。三年前，就是关之悦把宋小宁引荐到悠游国旅的，在到悠游国旅之前宋小宁就职于本省某知名景区。同是身在异乡，两姐妹更加相惜相怜，所以当周汉飞提出这个请求后，关之悦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开车过去接你，到了再打你的电话！”周汉飞说完就挂了电话，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接到关之悦，因为他需要一个人来分担那种莫名的恐慌。万一，出事的就是宋小宁，他一定非常的内疚，为什么今晚就没想到要给她打一个电话？为什么没给她一把家里的钥匙？

哪怕周汉飞悔得肠子都青了，也无济于事。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发明后悔药，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关之悦会合，两人一起想办法找到宋小宁。想着心事的周汉飞连闯了两个红灯也未觉，十分钟便赶到了市电业公司住宅楼，也就是关之悦未婚夫孔凡的住处。

关之悦早在门卫处等候了，未婚夫孔凡陪着她一起下来。周汉飞的车刚在门口停稳，关之悦就飞奔过去，孔凡紧跟其后。待关之悦上车后，孔凡建议：“汉飞，我看还是报警吧！”

“嗯！我这就去派出所，之后再和小关到宋小宁常去的地方找找。”周汉飞说。

“那你们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孔凡说。

“好的，知道了。”周汉飞应着。

车开走了，他们要赶去离周汉飞家最近的城南派出所。值班的民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但还是很耐心地边问边记录周汉飞说的情况。当周汉飞请求派出所出警寻找宋小宁时，马上就被拒绝了，民警说失踪四十八小时才符合出警的条件。

“可是，我家门前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那是还没有干的血迹！一定是有人发生意外了！你们总得过去调查清楚吧？”周汉飞着急地说。

“你确定是人的血迹？”民警追问。

“大半夜的，难道是杀猪流下的血啊？而且，我家附近没有屠宰场！”周汉飞有些气恼了，他激动得站了起来。

“你这位同志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了解情况是我们立案的前提，我知道你担心朋友的安危，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只是你单方面的主观猜测。如果你确认是人的血迹，而且是大面积的，我们会立即派人取证。”年纪稍大的民警虽然对周汉飞的话感到不满，但还是耐下心来解释。

“那你们什么时候去？”周汉飞执拗地问。

“二十分钟后到。”民警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肯定地回答。



“那好，我们先走。”周汉飞说完就向值班室的门外走去。

“哎，同志，请你留个电话号码！”民警想叫住周汉飞，但他已经走远了，跟在他后面的关之悦折身返回，在做口供记录的本子上飞快地写下周汉飞的手机号码。

重新坐回车子里的两个人，再次失去了寻找的方向。周汉飞再次拨打宋小宁的电话，依然是关机提示，她到底去了哪里？

关之悦在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周汉飞，如果你家门口出事的人没有死，你说最有可能在哪里？”

“呃……医院啊！”周汉飞脱口而出。

“对！就是医院！我们到医院的急诊室去找！”关之悦兴奋地说。

“可是……三阳市的医院这么多！”周汉飞有点儿迟疑。

“但这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了！我们一家一家地找，就不信找不到！”关之悦马上接过周汉飞的话，确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那好吧！我们就从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找！”说罢，周汉飞发动车子，向第一人民医院方向疾驰而去。

踏进医院的那一刻，两个人的心情都异常复杂，周汉飞和关之悦一方面不希望医院里找到宋小宁，另一方面又迫切地想知道她的下落。医院的灯，亮如白昼，急诊科里虽然没有白日的繁忙，但还是不时地有人出入。他们来到急诊室，问值班的医生刚刚有没有收到受伤住院的病人，得到明确答复后，又问是不是女子？之后又描述起宋小宁的外貌特征。

“在急救室里有两名刀伤的病人，但现在你们不可以进去，你们在窗口外看看是不是。”值班医生很客气地说，还用手指了急救室的位置。

“嗯，谢谢您！”关之悦兴奋地道谢。

周汉飞和关之悦来到急救室，两人把脸贴到玻璃上往里面看，看到里面有两张病床，上面躺着缠着绷带的病人，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着，脸上的表情极其难受。关之悦几乎是在看到的那一瞬间就扭过头，她实在想象不出制造这种伤势的那种血腥场面。而周汉飞仍透过玻璃窗细细地辨认，他要确定宋小宁到底在不在里面。

“走吧！我们到下一家找！”周汉飞像是松了一口气，他轻轻地拍了拍关之悦的臂膀，像是给她某种安慰，更像是寻找力量。

周汉飞接着又驱车赶往第二人民医院，这家医院的位置比较偏僻，车子行驶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这里的急诊科此刻十分安静，值班护士告诉他们，这两天医院都没有接到伤员。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仍没有宋小宁的消息。在赶往第三人民医院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在三阳市，大大小小的医院不下十几家，但最出名的综合性医院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人民医院，如果在第三人民医院还找不到宋小宁的话，他们地毯式的寻找行动估计得停止了。虽然第三人民医院是一间大的医院，医德和医术在三阳市市民眼中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医院的门诊部和住院部是分开的，且相隔遥远不甚方便，所以这家医院并不是市民就医的首选。

于是，两人的心情竟然有了些莫名其妙的放松，也许宋小宁根本就没有出事，她有可能是临时决定到某一位朋友家过夜了。至于为什么关了机，一是手机可能没电了；二是可能是生周汉飞的气故意关了机。谁说家门前的那些血就非得是宋小宁的不可呢？出事的就不能是哪个倒霉蛋吗？

这时候，周汉飞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宋小宁打来的，因为只有她才会在凌晨打他的电话。他的脸上立刻浮起了笑容，他竟然看都不看来电显示就接了，急切而温柔地问：“宁宁，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有一个男中音响起：“请问，您是周汉飞先生吗？”

笑容顿时在嘴角凝固，他听出来了，电话那头就是派出所的那个民警，他也顿了好一会儿才说：“是的，我是周汉飞，请问是不是有消息了？”

民警这才接着说：“我叫郑干重，根据你到我们派出所举报的案情，我们立刻到你家门口采集了地面上的血迹，这确实是人的血迹，血型为 AB 型。我们初步判定这是一件凶杀案，并且已经在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找到伤者。伤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由于伤势过重还在昏迷当中，且无任何物品表明她的身份。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你，你要找的朋友是否符合上述特征？如果是，请你马上到第三人民医院确认。”

听到这，周汉飞猛地踩了刹车，由于事发突然，关之悦的上半身差点蹦出车窗，周汉飞的手还举在耳边，但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已跌落到座位上。关之悦也听了个大概，心里非常的难过，不知如何安慰周汉飞。

跌落在周汉飞座位上的手机听筒里还传出郑干警的声音：“喂！喂！周先生，你还在听着吗？”

周汉飞还在失神之中，关之悦捡起手机放回他的手中，他才回过神来，他说：“哦……我这就过去。”

郑干警说：“好，我等你。”

周汉飞挂了电话，将手机扔到座位上，猛踩油门向第三人民医院疾驰而去，他的手机发出淡蓝色的光，机身通体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零件，这部特



殊外形手机就如他的主人一样醒目。周汉飞毕业于名牌大学，年纪轻轻却已是三阳市移动公司的技术总监。三十岁的他已有一栋四层的小洋房，最近还买了私家车，是三阳市极有前途和钱途的青年才俊之一。

虽说关之悦认识他的时间不算短，但一直没什么深交。直至今天，关之悦才真正地了解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她觉得此刻非常羡慕宋小宁，有这么一位优秀男人深深地爱着她、关心她。

突然，沉默着的周汉飞侧过头问关之悦：“小关，宋小宁是AB血型吧？”

“是。”关之悦隐隐感觉到周汉飞的语气有点儿怪，但又说不出怪在哪。

“我记得，她说过她的血型，她说AB型血比较少有，所以她每年都去献一两次血。”周汉飞像是自言自语，“我觉得你们做导游的特别辛苦，一年到头奔波在外，也没什么假期。刚因为‘非典’放了一次长假，可宋小宁偏偏又……”

“也不一定就是她啊！”关之悦心虚地说，她觉得自己的话很没说服力。

“嗯……她应该不会有事的！”周汉飞脸色凝重地说。

两人不再说话，周汉飞专注地开着车，关之悦愣愣地看着前方。五分钟后，车子驶进了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

这一次，关之悦不想下车了，周汉飞特地绕过来为她打开车门，他冷静地说：“下车吧！不管事态如何，我们都必须面对现实。”

“嗯。”关之悦毫无意识地应了一句，她的脑子完全乱了。

3 疑团

凌晨四点，外面很黑，医院大院里却仍旧亮如白昼。灯光投在高大的树上，拉着变形的影子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有风吹过，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某种诡异的交谈声。

外科设在四楼，派出所的郑干警和另一位穿着警服的同事正端坐在抢救室门前的长椅上。出了电梯，周汉飞基本上小跑向前。看到周汉飞，郑千重立刻站了起来。

“郑警官，人呢？”周汉飞问。

“在里面。”郑千重指了指前面。

周汉飞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正欲推门而进，不料郑千重的同事快速地用身体把门挡住了：“医生刚刚为病人包扎了伤口，病人现在情况很不稳定，医生交代暂